

伯夷列传

史记

夫学者载籍极博、犹考信于六蓆、六蓆不载、则不可以信以为实。

诗书虽缺、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

孔子删诗三百五篇、今亡五篇、删书一百篇、今亡四十二篇。诗书虽有缺亡、然尚有尧典、舜典、大禹谟、则虞夏之文、可考而知也。○伯夷有传、有诗、所志在神农虞夏、故先闲闲引起。

尧将逊位、让于

虞舜、伯夷所重在让国一节、故先以尧让天下引起。拟人于其伦、是极重伯夷处。舜禹之间、岳牧咸荐、舜禹皆典职事数十年。禹、四岳、官名。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。牧、九州之牧。又十二牧。

尧将逊位、让于

试之于位、典职数十年、舜禹皆典职事数十年。功用既兴、然后授政、授以摄政。

示天下重器、

王者大统、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

即虞夏之文、知尧舜禅让之难。以见尧让许由、汤让随光之妄。

而说者曰、说者、谓诸子杂记也。尧让

天下于许由、许由不受、耻之逃隐。许由、字武仲、尧欲致天下而让焉、乃逃隐于颍水之阳、箕山之上。

及夏之时、有

卞随、务光者、卞随、务光、殷汤让之天下、并不受而逃。

此何以称焉。尧舜让位、若斯之难、则许由、随、光之让、或说者之妄称、未必实有其人。

太史公曰、

凡篇中忽插太史公曰四字、皆迁述其父谈之言。

余登箕山、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

又似实有其人。○又引一许由、随光、先为孔伯夷衬贴、几令人不辨宾主、神妙无比。

孔

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、

孔子、是一篇之主。

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、

又请一吴太伯、带出伯夷、若不专为伯夷者。是另一法。

余以所闻、由、光义至高、其文辞不少概见、何哉。以由、光义至高、而诗书之文辞不少略见、则其人终属有无之间、未可据以为实。○又

回映由光一笔、缭绕衬贴、文辞正照下伯夷有传有诗。孔子曰、伯夷、叔齐、不念旧恶、怨是用希。求仁得仁、

又何怨乎。

即以孔子接下。
叔齐附传。

余悲伯夷之意、

悲其兄弟相让、义不食周粟而饿死。
睹轶诗可异焉。

轶诗、即下采薇之诗也。不入三百篇、故云

轶。其诗有涉于怨、与孔子之言不合、故可异。○倒提一笔、妙。

其传曰、

始正序伯夷事、盖
伯夷先已有传也。

伯夷、叔齐、孤竹君之二子也。

孤竹、国名、
姓墨胎氏。

父欲立叔齐、及父卒、叔齐让伯夷、伯夷曰、父命也、遂逃去、叔

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、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、

盍往归焉。及至、西伯卒、武王载木主、号为文王、东伐纣。伯夷、

叔齐叩马而谏曰、父死不葬、爰及干戈、可谓孝乎、以臣弑君、可谓

仁乎。左右欲兵之、太公曰、此义人也、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、

天下宗周、而伯夷、叔齐耻之、义不食周粟、隐于首阳山、采薇而食

之。序伯夷实事、平实简净、盖前后多跌荡、此不得不平实章法也。及饿且死、作歌。其辞曰、应前铁诗。登彼西山兮、采其

薇矣、以暴易暴兮、不知其非矣、神农虞夏、忽焉没兮、我安适归矣、

于同吁嗟徂同殂、兮、命之衰矣。悲愤历落、流利抑扬、此歌骚之祖也。遂饿死于首阳山。诗与传毕。由此观之、

怨邪非邪。应前睹铁诗可异句。以下上下千古、无限感慨。或曰、天道无亲、常与善人、若伯夷、叔齐、

可谓善人者非邪、积仁絜同洁行、如此而饿死。就夷、齐饿死上、翻出议论。且七十子之徒、

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、然回也屡空、糟糠不厌、而卒蚤夭、天之报施善人、其何如哉。盗跖日杀不辜、肝人之肉、脍人肝而餉之。暴戾恣睢、诲、○恣睢、谓恣行、为睢怒之貌。聚

党数千人、横行天下、竟以寿终、是遵何德哉。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

也。反借夷、齐一宕、引出颜渊、盗跖、一反一正、以极咏叹。○有尧、舜、由、光诸人、故又引颜渊、盗跖二人照应作章法。若至近世、操行不轨、事犯忌讳、

而终身逸乐、富厚累世不绝、或择地而蹈之、时然后出言、行不由径、

非公正不发愤、而遇祸灾者、不可胜升、数上也。又即近世人、一反一正、以足上意、作两层写。妙。

余甚惑

焉、傥所谓天道、是邪非邪。又双结一句、以极咏叹。三非邪、呼应。子言合子曰、道不同、不相为谋。

上设两端开说、此又引孔

说。亦各从其志也。装一句、作道不同注脚。故曰。富贵如可求、虽执鞭之士、吾亦为之、

如不可求、从吾所好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

两节正应各从其志。

举世混浊、清士

乃见、又装一句、作松柏后凋注脚、挽上伯夷。岂以其重若彼、其轻若此哉。

彼指操行不轨以下、此指择地而蹈以下。○又以咏叹作一结。

君子疾

没世而名不称焉。又引孔子之言。以贾子谊。曰、贪夫徇财、烈士徇名、以身从物曰徇。夸

者死权、贪婪势以矜夸者、至死不休、故云死权也。众庶冯平、生。冯恃其生。○引贾子四句、烈士一句是主、指伯夷。

同明相照、同类相求。

云从龙、风从虎、龙兴致云、虎啸风烈。圣人作而万物睹。圣人、人类之首也、故兴起于时、而人民皆争先快睹。○引易经五句、圣人一句是主、指孔子。○此两节、将伯夷、孔

子合说、直贯至篇末。伯夷、叔齐虽贤、得夫子而名益彰、颜渊虽笃学、附骥尾而行益显。

索隐曰、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、以喻颜回因孔子而名彰。○即所谓同类相求、圣作而物睹也。又点颜回以陪伯夷、正在有意无意之间、妙。

岩穴之士、趋舍有时、若此类

名堙因、灭而不称、悲夫。

一反。应没世而名不称。
结篇首悲吊由光案。

闾巷之人、欲砥行立名者、非附

青云之士、恶能施于后世哉。

青云上、圣贤立言传世者。○承上二段推开一层说、言夷、齐得孔子之言、而名显于后世。由、光未经孔子序列、故后世无闻。所以砥行立名者、必附青云之士也。

寓慨无
穷。

传体、先叙后赞、此以议论代叙事、篇末不用赞语、此变体也。通篇以孔子作主、由、光、颜渊作陪客、杂引经传、层间叠发、纵横变化、不可端倪、真文章绝唱。